

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现代恢复与发展

王清华

【摘要】：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自20 世纪80 年代始，由于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使很多家庭成为留守家庭，甚至成为“空巢”，家庭养老突成严峻问题。这个危机引起了哈尼族社会的极大焦虑，也引起了政府和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应发现哈尼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再造，利用哈尼梯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所带来的契机，激活传统伦理观，恢复传统农业，提升梯田农业产品价值，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才能恢复哈尼族传统养老方式。

【关键词】：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现代恢复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6) 06—0084—05

清人王思训说：哈尼族“上下相接皆有礼”^①，道出了哈尼族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体现在哈尼族邻里关系、村寨关系、与其他民族及更广阔的人际关系中，更集中地体现在血浓于水的哈尼族家庭关系中。它维系了哈尼族和睦融洽的家庭生活和世代代的生存繁衍，维系了红河哈尼梯田的长期存在和发展。

在哈尼族传统的社会和家庭关系中，老年生活或养老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少有哺育、老有所养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自20 世纪80 年代始，由于红河南岸哈尼族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使很多家庭只有老少留守，甚至成为“空巢”，这不仅极大地破损了哈尼族家庭结构和秩序，威胁着梯田农业的正常进行，而且使哈尼族家庭养老突成严峻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农村普遍面临的问题。对此，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曾提出对策和建议，诸如“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院”“社会多样化养老”“集体养老”“制定养老法”等。^② 因为这些措施强调的都是外力，有的收效甚微，有的根本无法实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在对哈尼族家庭长期调查的基础上，以发现传统、激活传统为理念，对哈尼族家庭及养老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并给中国农村养老问题提供案例参考。

一、哈尼族传统家庭及养老方式

云南红河南岸的哈尼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具有强烈内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在家庭中表现为上下相接，亲情融融，生死相依。

（一）哈尼族的传统家庭

哈尼族在家庭观念上，奉行着“树大分枝”的原则。哈尼族男子一经结婚生子，一般都要与父母分家，建立独立的小家庭。

¹作者简介：王清华，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①（清）王思训《滇南杂志》卷三三。

② 百度文库：《我国农村养老问题文献综述》。<https://www.baidu.com/s?word=中国农村养老>。

一般情况，最小的儿子留在父母身边，继承父母的那一份田产和祖宅。因此，哈尼族家庭尽管树大分枝，但主干仍存。分出若干小家庭后，最后小儿子仍然和父母组成一个较大家庭，小儿子一旦生子，这个家庭就成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以后还可能成为四代五代同堂的大家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个别地区，哈尼族社会还存在着大家族制度。例如哀牢山区红河县垭玛一带哈尼族是长期保持大家族制的典型地区，他们的生产由父亲或长子负责，家务由母亲和长媳安排，实行大家族整体经济，统一生产粮食和饲养家禽、家畜，统一安排全家族成员的消费，不存在小家庭的独立经济。这一地区的哈尼族总喜欢同家族人紧靠在一起修建住房。如果大家族人口自然增殖后仍不分家，就在原房址侧边扩建同样规模和格局的房屋，这就避免因住房好坏不一而造成成员之间的不和，这实际上是原始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②

在哈尼族传统社会中，小家庭、大家庭、家族的内部都是融洽和睦的。每一个人在家庭中都有一定的位置和职责，都认真地履行着尊长护幼、“上下相接皆有礼”这一原则。

在哈尼族家庭中父亲的地位最高，其职责是负责安排全家的劳动生产，管理经济收支。一个父亲，他必须为家庭的前途、儿女的成长负全责。他的为人、他一辈子的劳动必须为儿女们作表率，他积累的知识和从事梯田劳作的技艺必须在儿女成年前全部传授给他们，一句话，他的言行举止必须符合哈尼族的规矩，为子女作出榜样。当然，与家庭有关的一切大事也由他主宰。

母亲，在哈尼族社会中是受到人们崇敬的，特别是经过艰辛的生活，从媳妇熬成婆婆的老年母亲更受到极大的尊重。在社会上，她们和男性长者（父亲）一样是勤劳、智慧的象征。在家庭中，她们是生活的当然权威，她们指导媳妇管理家政、纺纱织布、染布缝衣、培养子孙。对于家庭的和睦、健康和发展，她们负有重大的责任，与此相关的一切大事，她们都亲自到场，亲自动手。例如，盖房子是哈尼族家庭的大事，此事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安定和兴旺发展。男人们选定地基后，家庭中的老母亲、老婆婆要亲手用丝线量其方圆，然后才能破土动工。有的地区的哈尼族住宅的房顶是用山茅草覆盖，第一把草也必须由老母亲来割，据说只有这样，神灵才会保佑其家庭安居乐业。在梯田农业生产方面，开秧门这天，这家的母亲先拔出第一捆秧，这捆秧被称为“母亲秧”。栽秧前，这位母亲拿着这第一捆秧，绕田一周后，等候在旁的穿着崭新衣服的媳妇、女儿就蜂拥下田栽插。哈尼族认为，此“秧”如同“出嫁的新娘”，它的成活、成长，不仅意味着农业丰收，而且意味着子孙满堂。

哈尼族母亲每天必须早起，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生火做早饭和煮猪食，如果她还是一位婆婆的话，这件事情就由媳妇与她一起干。饭做好后，老公、儿子和媳妇先吃，她去喂猪。同时将孙儿孙女从床上叫起来穿戴。饭后，是学生的孙儿去学堂，其他孙儿就跟她到附近的山中摘猪菜。回来后，她有时到菜园里弄弄蔬菜，有时在屋子的晒台上织织布，抱抱孙子。在干这些琐碎活计的过程中，给孙儿们讲故事是她的天然职责。在哀牢山中，家庭的老祖母是儿童们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很多哈尼族的风情传说、历史掌故、生活习俗、农业知识，主要是由她传授给新一代。哈尼族的儿歌，数量难以尽数，内容包罗万象，代代延续不衰，得力于老祖母们的传袭。

总之在哀牢山，哈尼族的母亲、婆婆的一天是奉献的一天，哈尼族的母亲、婆婆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对于社会细胞——家庭的奉献，使哈尼族母亲获得了全家、全社会的尊敬。

儿子在哈尼族社会和家庭中是宝贵的。“养儿防老”是哈尼族的观念，但并不是完全为“养老”而设。儿子的重要不仅因为他将是哈尼族梯田农业的劳动者，更因为是父系制家庭财产和血缘的继承者。作为大的儿子，生育儿女后，他分家另过，成为一个小家庭的一家之主，成为一个父亲，这时他必须负起家庭的责任、父亲的责任。作为小的儿子，他与父母、子女一起生活，将逐步成为这个三代同堂大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家庭的支柱，他有侍候父母、养育儿女、继承祖宅田产、管理家政的义务。

² ① 《哈尼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104 页。

和权利。

女儿在哈尼族家庭中是倍受疼爱的。尽管过去哈尼族社会重男轻女，但在家庭中女儿依然宝贵，家庭所有成员对其仍然是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而无一歧视。哈尼族女儿从小就参加生产劳动。在童年时期就帮助母亲洗菜、背水、煮饭、做家务。同时，学习纺纱织布、缝制衣物，并伙同寨中女伴上山背柴。在农业生产中，女儿也是重要的劳动者，拔秧、栽秧、薅秧、收割、背谷入仓等是她们的主要农活。另外，大的女儿帮母亲带领弟弟妹妹是其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儿媳，在哈尼族家庭中是个重要角色。在分家另过的小家庭中，她是当然的妻子、主妇和母亲，管理着家政。在几代同堂的家庭，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她和丈夫具有家庭的支柱性质，而她在家庭中更是举足轻重。哈尼族人常说：“大树离不开根，家庭离不开女人。”哈尼族家庭大权归男人，而实际上家庭的财产、家务、消费等一般都由女人掌管，而这个掌管“财政大权”的大多就是儿媳。一个好媳妇从农田里的活计，到挑花绣朵、背水做饭、伺候公婆、哺育后代都得是把好手。对于好媳妇，哈尼人称为“聪葵然咪”，意为聪明、贤慧、能干的女人。新媳妇进入夫家，不仅成为这个家庭中的掌家人，而且为这个家庭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劳动力。家里有个好媳妇，是一家人的莫大的幸运和幸福。她不仅为父系制的哈尼族家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而且给家庭带来生机和温暖。

当然作为一个家庭，必然还有兄弟姐妹之间、嫂叔之间、姑嫂之间、连襟之间、妯娌之间、同辈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异辈的外祖父母与外孙等等一系列家庭亲戚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意义上的家庭，它的家庭关系主要是横向的夫妻关系和纵向的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及祖孙关系。

（二）哈尼族的养老方式

哈尼族人的一生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似乎不存在养老之说，养老对哈尼族而言是从梯田劳动转为家庭劳动而已。

一个哈尼族男人，一旦有了儿子，他的梯田农业劳动技艺和生活经验就有了传人，他的家庭血缘和财产就有了继承者，他死后有人抬头（哈尼族男人死时，儿子要抬他的头入棺），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个有儿子的人，心理舒坦平衡，在社会上也就不愁眉吐气了。一旦他有了孙子成了祖父，可以说他的一生已经基本成功，可以心安理得地安度晚年了。哈尼族男人有了孙子，一满 50 岁，就算完成了人生任务，他不用再到梯田里干农活了（除非他自己仍然愿意下田），而是在家里休息，做些家务：喂猪、种菜园、带孙儿。其中，带孙儿是他晚年的一大乐事和义务。哈尼族祖父对孙子有着特殊的感情，哈尼族说这叫“隔代亲”。祖父对孙子爱护有加，处处顺从。平时，儿女们留给父亲的好食物，他总是又留给了孙子，晚上睡觉，他总是和孙子同床。哈尼族孙子对祖父也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孙辈的心目中，祖父母不仅是自己的亲人，而且是爱的源泉和智慧、神灵的化身。

这就是哈尼族人传统的晚年生活。这种生活是劳动的生活，亲情的生活，自然而然的老有所养的生活。这也就是哈尼族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是和哈尼族传统家庭结构和关系紧密结合一体的。

二、哈尼族传统家庭及养老面临的危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始，随着地域开放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哈尼族，特别是青年一代哈尼族的劳动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地和边疆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农业和非农的差别，特别是内含其中的劳动价值的差别，改变了哈尼族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乃至审美观的走向，使青壮年劳力大量外出打工。用哈尼族青年的话说：“全家干梯田一年的收入，还不如我在城里打工两个月的收入。”据调查，红河县农村 95% 以上的中青年在外打工；据哀牢山区各地反映，更普遍的情况是村寨中有 1/3 的人在外打工，他们基本都是中青年。村寨人口本来是由老年人、中青年和少年儿童组成，但中青年的外出打工，实际上使村寨和家庭缺失了一代人（或可说是两代人：中年和青年）。

大量中青年人口外流造成了哈尼族社会的极大危机：一是梯田农业后继无人，二是文化传承后继无人，再就是传统家庭的破损，出现“空巢”现象。于是传统家庭生活变异，其传统的自然的变梯田农业劳动为家庭家务劳动的老年生活也发生变化，老有所养的哈尼族家庭养老方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由于家庭失去了劳动力，很多老年人又重新回到了梯田劳动中。元阳县洞浦村的朱小和就是一例。朱小和一家6口，女儿在城里工作已嫁人，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家中只剩他、老伴和一个两岁的孙女。朱家有田3.5亩，2013年笔者到朱小和家拜访时，家中只有老伴，76岁的朱小和还在田里干活。按照哈尼族传统，朱小和应在26年前就“退休”在家从事家务劳动，开始养老。然而，由于儿女外出打工，家中缺失了年轻一代劳动力，朱小和只得继续承担梯田劳动。实际上，他失去了哈尼族亲情相融的养老生活。朱小和所处的情况在哀牢山区哈尼族社会中已很普遍，农忙时节很多老人在梯田里干犁地、铲埂这样的强劳力活，可以说哈尼族家庭正在失去传统的代代相袭的养老方式。

三、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的恢复与发展

这个危机引起了哈尼族社会的极大焦虑，也引起了政府和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曾采取过诸如免除农业税、农业补贴、老年人补贴、“低保”乃至“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政策措施，但都没有改变家庭破损老人失养的现状。其实，历史上哈尼族有着良好的家庭制度和养老方式，在采用了大量现代方式，使用外部力量努力改善这一状况的今天，我们应当努力发现传统，激活传统以服务于今天。

（一）发现传统：支持文化自觉

哈尼族强烈的家庭观念使哈尼族较早地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到来，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反映说青壮年越来越多地离开村寨到城里打工的现象，于是，这些先知先觉者面临着人口流失的危机，在家庭中采取的措施是兄弟姐妹几个必须有一个在家，其余的可以出去打工。例如，元阳县全福庄村的卢朝贵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全村青壮年几乎都到城里打工时，他的大儿子卢金华被留在家中娶妻生子，二儿子卢生和女儿卢丽则到城里打工。如今，卢家不但像所有外出打工的人家一样盖起了大房子，而且一家三代居住在一起，大儿子继承了农业生产，大儿媳管家，两个孙子由老伴马木妮带，二儿子和小女儿在梯田旅游公司从事旅游服务，60多岁的卢朝贵则在农村从事着他年轻时就喜欢的民族文化事业。他的家庭既保持了传统，又进入了现代生活。一家人其乐融融，没有人为养老操心。

这个典型情况说明只有实现家庭的完整，家庭养老才能恢复和实现。其实，哀牢山区的绝大多数哈尼族人家都有条件这样做的。要鼓励这样的做法。这就是发现传统、继承传统、发展传统。

（二）世界文化遗产带来的机遇

2013年6月22日，“红河哈尼梯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给予哈尼族传统家庭及其养老方式以恢复和发展的契机。

1. 激活传统伦理观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哈尼族来说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其中最大的意义就是对哈尼族文化价值肯定和劳动价值的世界性肯定。这对哈尼族梯田的文化传承将带来根本性改变，同时将使梯田的劳动产品得到升值，当哈尼族梯田劳动收入达到和超过在外打工的收入时，哈尼族外流的中青年劳动力将回归故土。

实际上，这种情况正在出现。再以朱小和家为例，2014年，朱小和的儿子朱勇从城里打工回来，表示不再外出打工，要在家种田了。问起原因他说，父母老了需要人管，其实外面打工也不容易，常常想家日子难过。虽然他不喜欢种田，但是家里的田不能闲着总得有人种。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朱勇这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很大改变，向往城里的生活，但千百年积淀的传统伦理观却还坚固地扎根脑中，不会在短时期内改变。在现阶段外出的哈尼族青年大多外出，但当问及家乡和未

来打算时，回答都是共同的：“如果我老了，我愿意回到我们家的田边上，守着我们家的田，不愁吃穿。”这是哈尼族传统的价值观及伦理观的展现，是对梯田农业的怀念和对家乡的眷恋。哈尼族青年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祖先传下来的文化财富，他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流露出对传统的赞美。正是传统造就了今天的哈尼族。我们应当激活哈尼族传统的“上下相接皆有礼”的人际关系原则和传之千年的传统伦理观。今天，哈尼族青年正在回归故里，这是“红河哈尼梯田”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所带来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哈尼梯田正在恢复活力和哈尼族传统家庭得到恢复的一线曙光，也是趋势。对于此，要大张旗鼓地鼓励。

2. 恢复发展哈尼梯田传统农业

哈尼梯田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因为哈尼族梯田农业是山地农耕的杰作，是山区传统农业的最高典范。

红河南岸地区自古就是无公害优质稻米、亚热带经济作物、热带亚热带水果的重要产区。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此地 and 全国一样一直在推广化肥化、农药化等科技，产量虽大幅增长，但污染随之。我们应当在此地恢复其传统农业，建立无公害农业食品生产地。这不仅使其农产品在现代社会价值倍增，而且也为其旅游业的兴起奠定基础。

2013 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制定《红河州南部山区综合扶贫开发规划（2013 — 2017）》（征求意见稿），提出在红河南岸积极培育壮大山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发展“六个百万亩”（即培育橡胶带、梯田红米带、香料产业带、水果产业带、棕榈产业带、商品林产业带各百万亩）。“六个百万亩”的提出是针对红河南部山区扶贫综合开发的重要措施，但在笔者看来更应是对恢复和发展红河南岸哀牢山区绿色农业生产地的重要措施。特别是“百万亩红米”（六个百万亩之一）更是意味着红河南岸哀牢山区将全面恢复哈尼梯田的传统种植。红米种植的全面恢复，就是对哈尼族传统农业的恢复，就是对哈尼族传统农业的肯定，而哈尼族传统家庭就是建立在梯田传统农业之上的。

哈尼山区的综合开发，将巩固绿色农业，将优化产业结构，将接受更多的农业就业，将使更多的中青年回归故里。

3. 提升传统梯田产品价值

《红河州南部山区综合扶贫开发规划（2013 — 2017）》：“依托绿春、金平、河口、元阳、屏边等地海拔在 800 — 1600 米之间适宜区，发展红河牌稻系列产品，到 2017 年建成梯田红米产业带 92 万亩。”^③哈尼梯田主产红米，长期享誉滇南。

2013 年，依托哈尼梯田这一世界级品牌优势，元阳、红河、绿春、金平都在重点发展建立哈尼梯田特色稻生产基地。按照“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 基地”的种植生产模式，元阳县建立了哈尼梯田有机红米专业合作社，带动 3360 户社员种植哈尼梯田特色稻 2.35 万亩，总产量达 0.94 万吨，实现产值 8640 万元，与以往种植的品种相比每亩增收 800—1000 元以上，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年，元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与北京中信集团总公司、云南世博集团分别签订销售订单，与养慕中国组委会合作开发了系列中国高端家庭食用米——哈尼梯田原生态红米（原基因、原产地、原生态、原手工、原营养），实现大企业间联销联售，市场前景十分广阔。2013 年 12 月，红河哈尼梯田红米以其不可复制的独特品质，荣登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2013 年度中国十大魅力农产品”光荣榜，成为唯一入选的大米品牌。^④

³ ①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河州南部山区综合扶贫开发规划（2013—2017）》（征求意见稿），2013 年。

⁴ ① 让红米“走红”国内外市场——红米产业发展成果及展示，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4-06/06/c_126582980.htm

哈尼梯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梯田红米价值一路飙升，在元阳县市场上卖到1 公斤8 块钱，而杂交稻只能卖3 块钱左右。在广州市场上，传统的“梯田红米”卖到1 公斤30 元。梯田红米的市场价格体现了梯田农业的价值。红米是梯田的主产，梯田的其他农副产品还很多，如梯田养鱼、梯田林业都是梯田的大产业，它们的价值也像红米一样正在提升，这正是对梯田劳动和劳动价值的肯定。很显然，恢复梯田多样化生产和梯田农产品价值的提升，将吸引更多外出打工的哈尼族中青年回归故里从事传统的梯田农业，这对于哈尼族传统家庭的恢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4.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自古以来，哀牢山哈尼族地区一直从事着传统的梯田农业。2013 年6 月22 日哈尼梯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梯田旅游业迅速兴起，这是哈尼族破天荒的一个新产业，这一产业不仅促进了梯田产业发展和产品的升值，而且带动了哀牢山哈尼族旅游服务行业的大发展。短短几年，在哈尼族村寨中兴起了各式各样的客栈、旅店、饭馆、农家乐，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很多进入了旅游行业。值得注意的是，旅游业促使哈尼族其他文化的产业出现和发展。例如，最近几年，哈尼族村寨的各种文艺团体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到2016 年3 月止，仅元阳县就有乡村文艺队352 个。哈尼族诗歌（哈巴、阿欺桔、阿米车），哈尼族舞蹈（乐作舞、棕扇舞、铓鼓舞等），音乐（多声部合唱）等文艺，不仅在梯田旅游的景点演出，而且走出深山登上了世界的舞台。2015 年5 月1 日，哈尼族原汁原味的传统艺术《哈尼哈巴》《哈尼多声部：劳动生产歌》《乐作舞》《棕扇舞》登上了意大利米兰世界博览会的国际大舞台。这是原生态民族艺术的现代闪光，这是哈尼族传统文化和文艺的魅力。这一现象说明旅游业激发了哈尼族传统文化的复活，文化产业也悄然在梯田农业中成长。传统梯田农业之上的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服务性人员。而且这些产业的经济效益深深地吸引着当地人和外出打工的哈尼族青壮年，随着旅游业和其他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有大量的外出者回归故里。

总之，发现并支持哈尼族对传统家庭关系的坚守，鼓励并激活哈尼族传统伦理的活力，利用“世界遗产”对哈尼族劳动价值、文化价值的肯定和所带来的旅游业及文化产业兴起之机，稳定和回归流失的人口，就必将恢复和发展哈尼族传统家庭及养老方式。哈尼族的家庭有着强大的伦理支撑，它是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而且，当今红河哈尼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又给予哈尼族社会发展以新的定位与动力。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哈尼族家庭及养老问题的理念是：发现传统，激活传统，将传统的活力融入现代生活和发展中。